

0316

第四辑

政协廊坊市委员会会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

12



廊坊文史资料

廊坊文史资料

(第四辑)

廊坊市政协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

一九九二年十月

廊坊文史资料
第四辑

**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廊坊市委
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**
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5印张 128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

冀LN—9253

5-1-1

前 言

呈献给读者的这辑《廊坊文史资料》，是关于义和团运动史料

的专辑。
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。在这场运动中，廊坊一带义和团发展迅猛，反洋教、抗击八国联军首当其冲，特别是击溃武装进犯京师的西摩尔联军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廊坊大捷，在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。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9月22日视察河北时的讲话中指出：

“河北不仅历史上人才辈出，而且也是有光荣传统的地方。1900年，义和团运动席卷直隶，战于廊坊，直抵京津，狠狠教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。这一点，你们讲起来会更加生动。要让年轻一代了解中国近代史，从小学就开始进行这种历史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。”这辑文史资料，正是为适应宏扬中华民族光荣传统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而编选整理的。

辑内所收资料按内容分为三个群组，第一组为安次区义和团调查记录，第二组为市辖各县（市）义和团活动资料，第三组为义和团廊坊大捷纪实和考证文章。我们认为，这些资料，大致反映了我市义和团运动的概况和特点。

鉴于目前对义和团运动中的某些人物、某些事件正处于研讨阶段，为了有利于史料挖掘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，对辑内稿件纪事方面不同情节、考证方面的不同结论以及评介方面的不同观点，一般兼收并蓄，不强求统一；对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原始资

料，除校正明显字误外，一般不作改动，以保持史料的原貌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加之时间比较仓促，本辑在编选内容和体例方面可能存有不安或疏漏之处，恳请广大读者指正。

编者

1992.10.8.

目 录

前言.....编者(1)》

义和团调查记录(选18篇).....廊坊文化馆(1)》

抄小韩村(1)聂军打茄包子(2)刘文有(3)我是怎样铺团打仗的(5)不要毛子活着回天津(10)王五打仗(12)打万喜栈(12)王文发入义和团(14)打紫竹林片断(16)李半仙刀劈四鬼(20)洋兵暴行(23)洋毛子在于堤(23)西务大捷(24)倪进士和二毛子(26)孟东庄的种种情况(29)大师兄巧布空城计(33)北京拜坛口(37)落堡三战(40)

安次区部分村义和团资料.....岳一中(42)》

葛渔城(42)景村(44)白家务(45)军芦村(47)落堡(47)东张家务(49)倪官屯(51)北昌(52)廊坊车站附近村街(54)东辛庄(56)芒店(56)炊庄(58)

津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失败.....李玉川(60)》

霸州义和团运动综述.....王及吾 崔伟基 姜寿民(73)》

固安教案.....陈玉昆(81)》

永清知县高绍陈镇压义和团的反动策略.....王德奎(86)》

香河县城里的义和团.....胡庆恩回忆 王柏山整理(93)》

义和团廊坊大捷的社会背景.....陈国旺(97)》

义和团廊坊大捷纪实.....岳一中 柴书君(107)》

廊坊大捷的杰出组织者倪赞清.....杨震望(113)》

义和团廊坊作战史实辨析.....尚克强(121)》

廊坊大捷名实考.....安龙琪(131)》

廊坊义和团运动大事记.....杨万民 柴书君 张纬东(140)》

义和团调查记录（选18篇）

廊坊文化馆

按：《义和团调查记录》产生于1959年春，是在当时廊坊文化馆馆长孙志勤等同志支持下，由民间文艺家张士杰联合当地一些知识分子完成的。后来，孙、张二位同志相继去世，原稿亦丢失。幸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几位教师于1959年11月到廊坊进行历史考察时见到此稿，并抄录了一份。1991年6月在廊坊召开义和团廊坊大捷学术研讨会时，张守常教授奉献出这份抄写的稿本。抄录本约10万多字，100多篇，体裁为采访安次县、武清县（当时二县合并为武清大县）乡村老人的记录，内容多是反映以廊坊为中心沿京津铁路两侧义和团运动的情况。本辑选收其中18篇，除校正明显字误外，其余一般未作改动。

抄小韩村

〔内容提要〕义和团五月初十抄小韩村。那次杀了四十八口奉教的，烧了几十间房。

蔡殿士（77岁，贫农，小韩村）说：我正在东口放牲口哪，就看见义和团在南边杀杀地来了，一直奔街里，不大会儿，就看见村里头冒烟了。义和团他们还套着大车来的，想抢东西。我就顺着东口走了，连家也没顾的进。那回差不多年青的都跑了，剩下的可给砍了不少。就在蔡家的东房山那里（紧靠凤河）一下子就

砍了四十八口。蔡文奎他母亲、他兄弟，追到北口沙洼那儿砍的。我大爷（伯父）、大娘、小侄就砍在北口了。蔡士林、李永海新盖的房也烧了。

义和团闹的皇上都信服了，还给他们黄龙旗，上边写着“保清灭洋”。

这村的郝二，给人家扛活，有人告他，说他奉教，义和团逮住他就要砍。后来有人保，他花了钱，又入了义和团才算完。当了义和团第二天就去打双树。

那次义和团到这村，烧了好几十家房的哪，连天主堂也给烧了。还说饶了谁也别饶李庆和，非把他大血八块不可。这村的蔡家、李家是两大姓，都奉教。

李永茂（79岁，贫农）接着说：烧这村以前哄着说先烧双树，双树就把这村年青力壮的给调去了。结果没抄双树，把这村给烧了。董家一家子七八口藏在贮藏白薯的土井子里头，让义和团给看见了，就给扎死在井里头了。

王凤文（79岁，地主，团头）说：不安团的村就是黑村子，就得抄。这树还烧了四十多家，砍了好几十口哪。谁家门口没有香桌子就是奉教。有钱儿的不当义和团，就说他奉教，给他的鸡犬不留。

聂军打茄包子

〔内容提要〕聂士成打敌人，不使炮弹使茄子。小孩拿木头棍子追大兵。

王安（70岁，参加过义和团，大长亭）：

闹义和团那年我还上学哪，正是麦秋时候，我端一碗碾转^①就给韩老师送去，说：“韩老师，我要当义和团去了。”他一听

说就哭了，不愿意我去。家里也不愿意我去，我老要去，家里没办法才让去，末了，我叔叔还把我送去了。我在义和团里头呆了八十八天。

那时候聂士成打洋人不使炮弹使茄包子^②，要不洋人进的来吗？结果洋人从南边打进来了。聂士成的兵在铁道两旁护着火车上的洋人，义和团把大兵围上就打，打的大兵没着了，就往车上窜，刚一上车又叫洋人给打下来，最后让洋人给打死的挺多，也没上火车。

在墩台那儿打一回，小孩们拿着木头棍子、秫秸^③，把聂士成的兵追的直跑。董福祥的兵也死了不少，没剩下50人。

注：①碾转：用不太成熟的麦子做的，把麦粒炒熟，再用磨磨。②茄包子：就是茄菜。③秫秸：高粱的茎。

刘文有

〔内容提要〕刘文有特别的信服义和团。他说了打仗时义和团心里都念着什么。供的牌位。

刘文有（78岁，贫农，参加过义和团，落堡）说：“义和团是效忠国家，专打洋人。你^①信那位神仙，哪位神仙就保护你。义和团的把式挺好，手使丈八矛^②、燕越刀（偃月刀？），毛子一看见义和团连枪子都按不上。义和团拿着刀枪就窜上去，哪儿得挑就挑你（指毛子）哪。义和团一纵就是丈、八尺，不等毛子上枪子就把他挑了。别的毛子一看就胆虚了，就得败下去。

“这儿还抄过小韩村，砸坏了七个火车头，火车头上那个大圆的一放气就算完，就算坏了。”

他还供着义和团供的那个牌位，写的原格式是这样的：

鸿
众军众
八老神
仙祖圣
之之之
神神神
位位位^③

王
王
众娘众
位娘位
娘之仙
娘神姑
位^④

还有三霄娘娘：金、银、琼霄娘娘。

“各仙姑能刮风，能击飞砂走石，刮的他睁不开眼哪，砍他个三十、五十还算什么！”

“男子上阵得净身25天，跟媳妇离开。”

他说：“打仗时心里头叨念着：‘马上鸿军老祖打开四天门，各仙各界下凡尘，教与弟子：扎枪能挑他（毛子）心，大刀能砍他筋。’白天做活，晚上学武术、做功^⑤。做功时信服那个神仙就求那个神仙。打仗时神护着你的身体，枪子来了就顺着身子的两边跑过去了。神让你累也不知道累，分外的有精神。”

“义和团吃的全是家家户户给送的，馒头、饼、饺子的就多了。”

“奉教的可横了，你的房子挨着他的，他给你两钱儿就算是他的了。小韩村那儿竟是奉教的，他们那儿的房子都给烧了。”

注：①你：这里是指的义和团。②丈八矛：是义和团使的一种扎枪，长一丈零八寸。③鸿军（按当为钧）老祖是义和团供的，刘文有说他专保护男的身体。④王王娘娘（按疑为王母娘娘之讹）是女义和团供的，刘说她是保护女人身体的。⑤做功：是指信神信教的求神一类的活动。

我是怎样铺团打仗的

〔内容提要〕永丰村铺团、上法、教试、选师兄，以及以后到别处传法、铺坛。烧小韩村，回头打落堡，把聂鬼的兵追到下坡马房。官兵要洗大王务，吓的庞秀才请大师兄上法问事。

姚福财（78岁，大师兄，肖辛庄）：三月二十六，永丰^①在大关道接了团。永丰的徐六先生写好了牌位，写了一付对，横批是“正大光明”。

骆驼弯的孙四爷，一在大关道团里头管事，挨着大师兄上了法，孙四爷就问了：“什么神下界？”

“鸿钧老祖。”

“请问老师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传法，教试。”

“请问老师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请老师下场打拳……请老师下场排刀。”

老师打完拳，排完刀，歇了会儿，张老师又上法，说：“咱们上法排刀，教给教给他们永丰的罢。”张老师手提单刀往桌上一拍，啪一下子就下场了，呖吃呖吃地拿着单刀就往肚子上砍，往背上胳膊上砍。张大师兄砍完了，别人也接着排刀，一个个的全得排完了，（有时候还要排枪）。最后管事的再嚷：“请老师下山归洞”，老师就泄了法。

教完试，传完法，喝会子水，就该选大师兄了。大师兄上了法，永丰的连学试的带管事的全跪下。管事的嚷：“请老师选大师兄。”

张老师拿手那么一指。

管事的说：“是那位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那个学生吗？”②

“是。”

这就是你们的大师兄（姚福财）！来来来，选你的大师兄，挨着我们大师兄站着。

“请问老师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接着选了二师兄、三师兄，二师兄是杨税务的，三师兄是永丰的田群。

“请问老师还有事吗？”

“有事！我得劝诫他③。”张大师兄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姚福财。”

“来，我嘱咐嘱咐你！出门不准东瞧西看，要多用功夫，要你一心秉正，酒、色、财、气不可贪。……不然的话，我要拿法气治你。”

这时候，我（姚福财）一听“要你一心……”，心里头直扑腾，低着头念叨着：“要一心秉正……”。

“请问老师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请老师下山归洞。”

永丰村的多少人学就有多少人教。先传法：老师向学试的头上拍三下，向嘴里吹口法气。接着就下场打拳，下场排刀，教试的怎么比划，学试的就怎么做。传法、教试都没了，大师兄也选了，坛口算立起来了。

从这以后，每天在大庙里头上法排刀就练，哪天都有百儿八十口子的。

义和团还会瞧病。怎么瞧呢？画符，烧香灰，一样捏上点，裹上，弄点白开水，喝了就好。

出了三月，进入四月，永丰这个坛口就来请团的了。头一个村就是南昌，接着就有户屯、武清城关、草刺、无堤、沙屯、大马房、归县、半城、太子务、西马圈、把什营、祝马房、普照营、小王务、大、小刘庄、大麻村，都前后来帖请团。武清县请团，来了四辆大车，一辆小车子，就把我们接去了。瞧热闹的人比戏台口人还多。我们也扮上角，包上包头，裹上裹腿，挎上刀。到城里④一看，接我们的全是衙门里的官，给我们作个揖，我们也还了一个。到了大殿里⑤，管事的就来了，给拿了二斤白糖，说：“师兄啊！咱们这门不吃荤，喝白开水搁糖。”还送来绿豆汤。歇了会儿，我们就上法、排刀、传法。

以后大关道的来信了，传团抄教堂，抄了尖营，又上黄花店，又到武清县的小韩村。正抄小韩村哪，东马圈又去了信说：“聂士成的洋兵把老百姓祸害坏了，快回来罢！”我们又赶到落堡那儿；老百姓给送的馒头就跟粪堆似的⑥。

聂士成的兵就躲在东口了，使的是点火炮，斜五排枪。

义和团来到了，就把大兵围住了。大师兄上大庙商量事去了。出来一些个绅士就说：“别打仗，别打仗，给你们说和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“吭”一下子，聂士成的兵就打开了。大师兄全上上法，打大旗的突突的往上冲，一下子打死不少。

“大师兄！这可怎么着？”

“不要紧，趴下。”

枪不大响了。“杀——杀”的往上冲，“杀”声慎人哪。傍黑前⑦，我们弄了七杆大抬杆，就打啊，火车都着了。噹噹塔塔一长号，聂士成他们开走了。

过了几天又来传帖，说坎字团跟马队滚到一块儿了。我们到那儿，连砍带追，把洋人追到下坡马房，马队打散了。杨税务的赵连荣、肖辛店的路永被打死了，义和团这气儿老是不出，就起哄扒铁道。在双庙东边，老百姓拉电线杆子。

落堡那儿有个万喜栈，藏着40多个真毛子，我说：“走，咱们逮活的去。”毛子在房上趴着，叭一下，蹿的过去了。我们攻到坟山子后头，枪子还老飞。

上边^⑧呜呜的又来两个火车，车上竟是穿白衣裳的，车一站住就往下贯，下车就开火了。义和团可顶不住了，让毛子给打散了，往家跑罢。永丰的徐老五“扑登”一下子倒了。我问他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中子了。”腿上呼呼直流血。

“碍不碍？”

“不碍！”

“不碍跑罢。”

跑到家没过几天，武清县调团上达骨屯。达骨屯四面的苇子有一人半高，八尺来宽，挺难进去。围了三天三宿，也没打进去，就乏了。二毛子从东北角搭个跳板就出来了，义和团又追，也没打好。

廊坊那儿又调团，说董大帅的兵可真鲁实，要帮义和团打墩台，就在墩台又打了一仗，死人挺多。

武清那儿住着一伙子兵，有千、八百的，跟义和团反对。两个大人是吴四瘸子、吕军门。大王务四处的义和团也无边拉沿^⑨。一天，吴四瘸子派兵马去打探，还没到小王务口，就有人给坛口送信，说东边有五匹马。大师兄一听，当当当就撞钟，义和团顺河北街^⑩往东贯，马队也到了，正好碰上，大兵背着枪也没动手，就给撂了四个。那一个顺着庄稼跑了，回禀大人：“不行了，大王务义和团太多了，可了不的，就我跑回来了。”大人一听就气儿了：“明天长号上安次县发，跟他们干干！”

吴、吕军门见县长就说：“非洗大王务不成，孩子芽都不剩。”

大王务好几个财主，为的护住家业，调团罢，给义和团预备

饭菜。义和团顶着，官兵也不敢上。大王务的庞秀才说：“大师兄，住我那儿去！你上法附体罢，我问问咱们这儿怎么着。”

“行。”大师兄上了法。

“请问老师，哪位老师下界？”

“鸿钧老祖。”

“请问东安县的队伍走还是不走呢？”

“三两天走不了。”

“呕，三两天走不了。请问老师还有什么事儿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请老师下山归洞。”

候了一天，庞财主又找大师兄去了。

“大师兄走啊，上我家去问问您。”

上了法。庞秀才又问了：“那个队伍今天怎么样哪？”

“今天咱们可得防备点儿！”

“必要来啊！”

第二天，24匹马到犄牛圈^⑩。坛口听见信就敲钟，义和团齐了竟嚷“杀”、“杀——杀”的，马队就吓跑了，回去见吕军门跟吴四瘸子说：“义和团叫红了天哪！”吴四瘸子说：“怎么着也得打打。……”

晚上，庞秀才又把大师兄请到家里，吃了喝了，又问大师兄：“队伍什么时候开呀？走不走？”

“得走，来不了。”

“往哪边走哪？”

“往西南！”

“那好了！好了！”

队伍开到河西营^⑪，想过河，义和团在大堤上就满了。吴四瘸子对吕军门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：“唉！走哪儿，哪儿是义和团，走也走不了，退也退不回去，大王务这伙子是敌人哪！”两

人合计了一会儿，对弟兄们说：“咱们弟兄们哪！活不了啦，要死咱们死一块儿罢！活不了啦，咱们过河罢！”骑着马过去，在河边上就拉开了，一打呀，义和团可顶不住了。官兵到了河西营就烧，烧的片瓦无存。到西边还烧了三、四个村，兵可就往西发下去了。

注：①永丰是个大坛口，原安次县城北。②那个学生就是姚老师兄，姚福才，当时他正上学哪。③“他”指的是姚大师兄。④城里：此处是原武清县城关。⑤大殿：大庙里的正房。⑥老百姓给义和团送的吃食跟粪堆似的那么多。⑦傍黑前：就是傍晚。⑧上边：在京津线上，是指从北京方面来的。⑨无边拉沿：人挺多，没边没沿的。⑩河北街：大王务村的一条街。⑪犍牛圈：也叫南园子，在大王务南一里地。⑫河西营：在安次县城西南，在浑河岸上。（肖辛庄距永丰只有半里路，坛口设在永丰。）

不要毛子活着回天津

讲述者：吴朋寿，89岁，中农，现住杨村公社下朱庄村，原先是铁路工人现在是农民。

〔内容提要〕不让毛子活着回天津。

有一天，太阳傍晚午的时候，从豆张庄来了一位义和团的大师兄，到这村先找头里人^①。有人就把村长给找来了。这位大师兄就说了：“你是村长啊！有个事跟你念叨念叨。”村长赶紧说：“有什么事你就说罢。”大师兄说：“现在咱们义和团正在落堡打洋毛子哪，呆会儿洋毛子就许败下来。这次咱们打洋毛子可不易，安、武二县的义和团可全来了，这会儿已经把洋毛子打死不少了，咱们这回不能让一个洋毛子跑了。我到这儿来，就是给大伙送个喜信儿，另外咱们大家还得帮帮忙，全村的小伙子们都

找我家伙，在这儿等着，等到洋毛子败下来，必定从这儿路过，咱们大伙要截杀一阵，不让洋毛子有一个活着回天津。”

村长把这个信儿给大伙一念叨，大伙说：“行喽，就这么办啦。”忽拉一下子大伙都散了，都回家拿家伙去了。一会工夫一百多口子站了一街里，有拿扎枪的，有拿单刀的，也有拿大镐、镰刀的，都跟着大师兄到车站上去等着去了。

等了一天，也没有见动行^②。天快黑了，大师兄说：“这一定是落堡那儿还打着呢，咱们先把水泵给他烧了。”说着大伙一齐动手，扒的扒，烧的烧，一眨眼把个大水泵给毁了。烧完了水泵，大师兄就跟大伙说了：“看意思今儿许不来了，大伙也够辛苦啦，先回去罢。可要留点神，什么时候听说洋人败下来，就动手截杀。”说完，大师兄回去了，大伙儿也都散了。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大伙又都上房了，眼看着从豆张庄那边开来了五列火车，到大桥那边火车就站住了。桥早让义和团给扒了。有十几个毛子下了火车，在河那边楞神。

正在这时候，河里来了一只船。这帮穿着白衣裳的洋毛子就摆手叫把船撑到河那边去，看意思是把算着坐船跑。洋鬼子这是瞎想，昨儿大伙都说好了，不能让洋鬼子活着跑回一个去。这会儿洋鬼子从落堡败下来啦，让河给截在那边，怎么能把他们给摆过来呢？这个使船的小伙子一使劲把船支向河这边来了。到了河沿儿，从船舱里跑出个闺女来。洋毛子一看船没支到河那边去，端起枪来就朝这边放了一枪，把那个闺女的腿给打伤了。这小伙子一看，把船扔下，背起这个女的，一个箭步翻过河埝^③，顺着埝根就跑了。鬼子们直直勾勾地看着这只小船，干着急，就是没法过河。

注：①头里人：指的是村里的主事人。②动行：就是动静。

③埝：为了挡河水，在河边上筑一个小土堤，叫埝子。